

只可惜終于未過獨樂園,竟少寫了一篇《獨樂園賦》,於是,紙上的花園里,也再不會有那一朵絕色的牡丹。

蘇軾沒有去過獨樂園,蘇軾的弟弟蘇轍自然更不可能去過,因為司馬光和蘇軾本無太多交往。當年蘇轍參加殿試時,曾得到覆考官司馬光的賞識。只因蘇轍抨擊朝政,言辭激烈,最終勉強列為下等,這還多虧了宋仁宗的開明,宋仁宗講,若是因為他的直言而黜落他,天下人會怎麼說我呢?

後來蘇軾入朝了,卻又和蘇軾一樣連遭貶謫,而此時,司馬光也已朝政不聞,孤居獨樂園了。但是蘇軾對司馬光一直是仰望的,對於獨樂園更是向往的,並曾寫下一首七言古詩:

《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》
子嗟丘中親藝麻,邵平東陵親種瓜。
公今歸去事農圃,亦種洛陽千本花。
修篁繞屋韻寒玉,平泉入畦舒臥蛇。
錦屏奇種劇崖寶,嵩高靈藥移萌芽。
城中三月花事起,肩輿適入公侯家。
淺紅深紫相媚好,重樓多葉爭矜夸。
一枝盈尺不論價,十千斗酒那容賒。
歸來曳履苔逕滑,醉倒閉門春日斜。
車輪班班走金穀,印綬若若趨朝衙。
世人不顧病楊綰,弟子獨有窮侯芭。
終年著書未嘗厭,一身獨樂誰復加。
宦游嗟我久塵土,流轉海角如浮槎。
歸心每欲自投劄,孺子漸長能扶車。
過門有意奉談笑,幅巾懷刺無袍靴。

雖然蘇軾蘇轍均位列唐宋八大家,但史上一般認為轍稍遜于軾。然而,僅就兄弟二人的兩首獨樂園咏詩而論,轍卻略勝于軾。品讀蘇軾的詩句,“公今歸去事農圃,亦種洛陽千本花”,未有疑惑,只有理解;“終年著書未嘗厭,一身獨樂誰復加”,不是規勸,只是仰慕。還有,“修篁繞屋韻寒玉,平泉入畦舒臥蛇”,清景似嗽香,美辭若含芳;“歸來曳履苔逕滑,醉倒閉門春日斜”,這便是詩人的臆想和醜羨了。

然而,蘇軾也只能是夢魂牽繞獨樂園。那些年間,蘇軾一定是想來獨樂園拜望司馬光的,但是,他沒有其兄的灑脫和超然。蘇軾遭貶,依然到處走,老子到處說。蘇軾內向,隱忍,不會主動去攀談司馬光。他凡事去找蘇軾,或相互砥礪,或同遊西山、赤壁、快哉亭……

蘇軾寫赤壁,蘇軾便寫快哉亭。當然,這些都是花園外面的故事。在花園里,依然是一輪孤月,寂寞花開。

9. 那么,就再沒有人去過獨樂園嗎?也不是。下面這首詩,便是一個獨樂園中人寫的:

《春日有懷僕射相公洛陽園》
闕塞當門外,伊流繞捨西。
松筠下改邑,桃李自成蹊。
稚笋穿階迸,珍禽拂面棲。
公歸臥林壑,好作釣璜溪。

寫詩的這位,叫范祖禹,也是個著名的史學家,對唐史頗有研究,著有《唐鑒》十二卷。此君和另一儒生劉恕一直跟隨司馬光編修《資治通鑒》,是獨樂園里的隱身人。他的詩筆所描繪的畫面,那么靜好,美得令人不敢褻玩,但卻是當時真實的圖景。

司馬光生前,人們翹望獨樂園;司馬光身後,獨樂園更是人們追慕的地方。南宋宰相趙鼎就寫有這樣一首詩:

《獨樂園夜飲梅花下再賦》
我有一樽酒,為君消百憂。
當春梅盛發,去作花間游。
娉娥從東來,愛此亦遲留。
便欲買花去,玉玦戀枝頭。
花動月光亂,月移花影流。
橫斜滿杯盤,酒面香浮浮。
舉觴吸明月,與花相勸酬。
君若不盡飲,恐為花月羞。
緬想李太白,對酒無朋俦。
當時明月下,還有此花不。

趙鼎還是一個文學家,詩里有他的才情。他想象司馬光在獨樂園的月夜,獨坐梅樹下盡飲,又感慨當年李白在月下自斟自飲,都未必有梅花相伴呢!

“花動月光亂,月移花影流”,
“當時明月下,還有此花不”,
~佳句,佳句,我第一次讀來已是醉了。想必趙鼎也是醉筆成詩,詩筆成花。

只是,司馬光離世時趙鼎才剛剛一歲,卻說他攜了一樽好酒,去為司馬光解憂,司馬光認識他是誰呢?想必趙鼎是在《資治通鑒》里,學到了太多的治國之道,也讀出了司馬光如許的憂思惆悵。不管怎麼說,在這座紙上的花園里,拂盡蕭蕭落葉,這的確是寫得最好的一首詩。

10. 飲酒和吟月,曆來都是門前騷客和落野孤人的閑筆。我忽而想到了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,他有一首極好的《江船對月》詩:

何處難忘酒,江船對月時。
風聲傳語笑,波影散鬚眉。
遠火山浮動,明河天倒垂。
此時無一盞,水月負佳期。

文徵明和司馬光相隔四百年,卻是同一輪明月,同一瓢清涼,把晚風吹來的詩句鑲上銀光,又散發酒香。舉杯邀月,對影成雙,歌以當花,慨當以慷,這樣的畫面太美,我已不忍仔細打量。一個北宋,一個明朝;一個司馬氏,一個文氏;一個史家,一個畫家;一個大官,一個小吏;看似兩不相關,遙不可及,其實經天緯地,或有因緣。

文徵明是明代吳門畫派的宗師,詩書畫俱佳。然而,我留意到,他十三歲時,便日誦古文數千言。這樣的人生啟蒙,為他日後的精神成長和

藝文精進,甚至對他和司馬光的幽微的關聯,埋下了一個長長的伏筆。

司馬光雖不擅畫,但也是詩書俱佳,更是北宋著名的名臣詩人。司馬光並不以書法名,卻頗有時譽,曾得到歐陽修的欣賞。宋高宗也是最喜歡司馬光的書法,竟“日夕展玩其字不已”。

司馬光的書法作品傳世很少,已知,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《資治通鑒》殘卷,上海博物館藏有《真書寧州帖》,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《天聖帖》,此外,還有《與太師帖》、《自承帖》、《神采帖》、《道德經》等。其中《神采帖》,2010年在上海道明拍賣公司拍出560萬元,《道德經》也于2018年被英國羅斯柴爾德拍賣行拍出。

乍看司馬光的筆勢,結體扁平,顛頭鳳尾,橫茂高古,氣度雄渾,與蘇軾頗有幾分相似。而文徵明的書法,長槍大戟,筆意縱逸,卻是實實在在地出入黃庭堅。那么,二人的書法,便因宋四家中的蘇黃二家而相映成趣。

誠然,司馬光是個職業政治家,或著書,或為相,得志也罷,失意也罷,都胸懷自己的政治抱負,最終,在他快要被歷史遺忘的時候,卻回報給歷史一部日月生輝的煌煌巨著。

文徵明卻生性是個文人,雖然一生求仕,然終無所成。從二十六歲到五十三歲,先後參加了九次鄉試卻都名落孫山,直到五十四歲時,才勉強強到了一個翰林待詔的九品職位。

似乎是,歷史給文徵明開了個玩笑;卻原來,司馬光給歷史開了個玩笑。

11. 五十七歲時,文徵明終於放下了,決意返回故里,專心書畫。人生苦短,又當若何?孰不知,司馬光五十二歲時就已退居洛陽隱居去了。

文徵明築了一室,取名“玉磬山房”,還手植兩桐于庭,表示本人終於還鄉,以翰墨自娛了。又寫下了一首《還家誌喜》,以表達自己內心的解脫:

綠樹成蔭徑有苔,園廬無恙客歸來。

清朝自身容疏懶,明主何嘗棄不才。
林壑豈無投老地,煙霞常讀讀書台。
石湖東畔橫塘路,多少山花待我開。

只是,他耐不過司馬光的寂寞,卻只待山花爛漫。他整日在朋友圈里詩酒相邀,酬唱贈答,又揮毫弄墨,筆墨橫姿,假以時日,修得正果,終成一代書畫大家。

也許書畫真的可以增壽,文徵明活到了九十歲。在漫漫的天時里,文徵明創作了一幅又一幅的書畫佳作,僅僅是七十一歲這一年,文徵明便畫下了《長林消暑圖》、《松泉高逸圖》、《堯峰觀瀑圖》、《疏林淺水圖》。

然而,不只是心緒暢然,在他的盛年,我也看到了他的猶豫,他的遲疑,他的隱憂……

他默默地畫了許多圖稿,相似的筆墨,相近的畫意:屋捨,柴扉,台坡,池塘,奇石,春樹,竹影,花叢,隱現其間的,是一個踽踽的老者。踽踽焉,洋洋焉~我憶起了《獨樂園記》中相識的詞句和熟悉的場景。

我無從知道文徵明是從何時始讀《獨樂園記》的,我想,那大概就是他年少苦讀古文的那幾年。只是,最初他讀得懵懵懂懂。他不懂,人生到底是怎樣的滋味?

少年,不識孤獨的愁滋味;盛年,識盡孤獨的愁滋味;到了暮年,天涼好個秋……

我也無從知道文徵明是從何時讀懂了《獨樂園記》的,但他肯定是一遍又一遍地讀過了,在時光中,他終於讀懂了司馬光,也讀懂了自己。孤獨,是宿命,也是況味。

文徵明,或是咀嚼孤獨,或是享受快樂。也許,孤獨終究也是一種快樂,但那種快樂,絕非人所享。本是苦澀,本是哀怨,卻要你澆開人生的山花爛漫。如果孤獨不可避免,那就只有讓孤獨慢慢地延時,在時間的回憶中產生快感。

文徵明只是要把孤獨的快樂,留到生命開放的最後時刻,在躍動而飛升的燭火將要熄滅之際,燦爛成殤。是啊,沒有誰能像司馬光那樣,在盛年時,便以無畏的姿態,孤獨取敗,而以一篇《獨樂園記》,成為孤獨者們最美的精神篇章。

於是,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年,八十九歲的文徵明終於不再猶豫和遲疑。

12. 早春二月,大地回暖,漸有春雷。終日擁爐的文徵明慢慢起身了,兩雨天先是摹臨了沈周的《溪山深秀圖》,又仿倪雲林書了一幅小楷。雖然已是暮年,但筆老墨秀,絕無衰頹之狀。

這一日,沒有陽光,但時光照亮的筆架。文徵明開始書寫《獨樂園記》。他的行筆似乎來自他生命的元始,又彷彿是他一生的步履,時緩時迅,時舒時疾,時抑揚而滯澀,時連綿又透逸。

他要寫出他的黯然憂傷,也要寫出他的獨自徬徨;

他要寫出他的悲喜苦樂,也要寫出他的日短夜長;

他要寫出他的來之困頓,也要寫出他的去之迷茫;

他要寫出遙遠的獨樂園,也要寫出他的玉磬山房。

文徵明和司馬光,兩個人在不同的時空里,劃出了兩條漫長而迥異的曲線,卻在這遊絲般的筆意下,若隱若現,若即若離,最終漸漸地聚合了。

又到了盛夏的一日,有了晴好的陽光,文徵明的心情,也仿佛是格外的舒朗。離生命的盡頭越近,卻愈是獨樂若狂,踽踽焉,洋洋焉,他走到畫案的近旁。

是啊,他還沒有畫過獨樂園的芬芳,這么多年,他的心思都深深地隱藏着。今天,他要把墨彩都塗寫在畫紙上,畫出獨樂園,他常常夢見到的模樣:

村居籬落,臨水而築。籬前立蒼松,屋後植修竹。敞軒之中,士人倚窗凝視,遠水遙岑。

當我查證了相關的史料之後,我幾乎可以斷言,這幅文徵明唯一的《獨樂園圖》,居然是他離世前的最後一幅絕筆畫作。這也證實了我先前的猜測,文徵明一定會在生命的最後時刻,畫出一幅縈繞他一生的獨樂園的圖卷。

而此時,文徵明又一遍遍把畫筆蘸滿了墨汁。

然後,又全文書寫了司馬光的《獨樂園記》;

然後,又全文書寫了司馬光的《獨樂園七咏》五言七首;

然後,又全文書寫了蘇軾的五言古詩《司馬君實獨樂園》;

然後,文徵明把畫筆擱下了,向自己的畫筆告別。

從二十多歲起,文徵明畫了整整一生,也畫出了自己的完整人生。但只有畫完了《獨樂園圖》,他才完成了所有的畫幅,然後,走向生命的盡頭。那個盡頭,才是真正的冰冷和孤獨。而在生命的這一邊,孤獨,就是人生最後的溫暖和快樂。因此,只是在這座紙上的花園里,文徵明才找到了人生最終的歸宿。

13. 但在文徵明的同期,他還不是繪製《獨樂園圖》的唯一之人,甚至不是最初之人。明四家之一的仇英,已在文徵明之前,畫出了另一幅《獨樂園圖》,而且畫面更加綿延,似原野的一縷漫漫長風,如歌如吟,如泣如訴……

仇英以他的生命本相觀照獨樂園,他想象着,那是他自己的家園。他細筆如縷,精繪如絲,纖麗而華麗,瑰麗而曼麗,又呵氣生風,吐氣成雲,畫出了一處他平生從未見過的最美花園,以至有評論者指出,仇英畫獨樂園的筆墨,非宋乃明,與史不符。此言誠然不虛,但卻有所不知,仇英一生無家,在外寄寓,只有這座紙上的花園,才是他的靈魂的獨守,本體的歸依。

明代四家,柑橘枳桔,各有不同。另外二人:唐寅,才華橫溢卻縱情聲色,才不會為孤獨所累,因而他的才筆,畫不下一座遠史的孤園;沈周,是文徵明的師父,又擅畫園林,性格也寬厚仁和,與司馬光的為人極為相似,卻不明為何,獨不見他畫獨樂園。同樣是兩條相鄰的人生曲線,飄飄忽忽,卻始終沒有交集,平行而過。

於是,文徵明和仇英的兩幅《獨樂園圖》,就成為兩個大家自出機杼的超級畫本——

文家是水墨花草,仇家是青綠山水;
文家是簡淡天真,仇家是典雅蘊藉;
文家是清閑自適,仇家是靜幽空靈;
文家是古韻濃鬱,仇家是靜散悠然。
看似畫意相似,實則畫風各異。不過,仇英之與文徵明的本來不同,卻是在一個“仙”字上:都是逸,文徵明是超逸,仇英是仙逸;都是遊,文徵明是悠遊,仇英是仙遊;都是骨,文徵明是風骨,仇英是仙骨;都是塵,文徵明是煙塵,仇英是仙塵。都是山,文徵明是青山,仇英是仙山;都是台,文徵明是高台,仇英是仙台;都是居,文徵明是閑居,仇英是仙居;都是園,文徵明是鄉園,仇英是仙園。我已知之,仇英本是一個仙人,是落世的謫仙,是天命的畫仙,故而仙筆翩翩。

文徵明比仇英年長二十八歲,二人亦師亦友,惺惺相惜。仇英一生只有作畫這一件事,在他看來,除了作畫,所有的事情都是多餘的。仇英也只有孤獨這一種心情,對他而言,作畫是他的孤獨,但孤獨才是他的快樂所在。因為孤獨,所以獨樂。他以自己的一生,到底詮釋了獨樂何為。

當文徵明畫出《獨樂園圖》時,仇英已經離世,終於沒有看到文徵明的畫圖,這是仇英的遺憾,卻更是文徵明的悲痛。然而,我似乎看到,在文徵明的畫筆里,竟浸蘊着對好友的纏綿傷思。

為了紀念好友,文徵明把自己的暮年書作《獨樂園記》,拿去與仇英的《獨樂園圖》合卷,那是兩人的靈魂之筆,天作之合,相映生輝。知乎?仇英!從此,文徵明便在獨樂園,這一座紙上的花園里,與君同遊~

14. 近悉,美國洛杉磯那博博物館擬舉辦一場《仇英藝術特展》,展品中便有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仇英《獨樂園圖》。又知,在此次大展里,還有一幅特別的展品,是仇英之女仇珠的畫作,居然也是《獨樂園圖》,卻是仇英之作的摹本。

仇珠自幼便隨父作畫,細筆工致,精雅清幽,畫風承繼家父,明代文學家王穉登便說仇珠“綽有父風”。父女兩幅《獨樂園圖》,看似同出一筆,幾無二致,畫韻卻若淡墨輕風,略有不同。仇珠的摹本,似多了一分女人的細秀,又添了一絲女兒的綿思。那回轉而纏綿的清筆,勾連着一個女兒對父親的依依深情。

因此,此次仇英仇珠兩畫的同框同展,是父女二人遠在他鄉的曠世雙會,又是兩幅《獨樂園圖》的絕世合璧,意義已超出了繪畫的審美層面,更深深地潛入到藝術的生命本源。

這幅仇珠的《獨樂園圖》,我早些年就見過。先是2010年秋季曾在保利藝術博物館展出,隨後在2011年春季的嘉德拍賣會上,最終拍到了897萬元。不過,只是因為仇珠其人,才讓我記住了這幅畫圖。

從那時起,我便開始關注獨樂園,走近這座花園的主人,紀事、詩文、書畫,感知歷史的余緒和悠遠的氣息。然而,我對於獨樂園的最初的好奇,實在是另有因緣。仇珠,這個珍珠般的名字,原來竟鑲嵌在我幼時的記憶里。

我有一個好古的父親。記得小時候,家徒四壁,卻總是挂着幾幅古舊的書畫。客廳里挂着董其昌、王原祁,書房里挂着傅山、文徵明,而在我的床頭,就挂着一幅仇珠的《遠摩渡海圖》,落款是“杜陵內史”。

畫幅不大,但筆墨柔麗,線條清致。我每天躺在床上,一抬眼就是看畫。也算不上是賞畫,而且是熟視無睹,更說不上對這幅畫有多喜歡,卻是日夜相見,遂成記憶,從此往後,人生漫捲。

明人于謙有一句話:“書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憂樂每相親”。書卷若此,書畫莫不如是?所以,日後,我對仇珠的畫,自然是有一種天生的嗅覺和特殊的情愫。

近些年,我四處蒐尋,也收藏了仇珠的兩幅畫,一幅是《奏樂圖》,另一幅是《魁星點斗圖》。我還寫過一篇讀解仇珠的美文,一直存在舊手機里,卻怎么也找不見了。印象中,那樣文字,真如夢筆,層層生花,不會再有。

因為仇珠,我還加上了她的夫君畫家尤求為好友,見過他的《風雲起蟄圖》,原為鄧拓舊藏,筆參造化,自成一格。尤求還是明代白描名手,有《白描渡海羅漢圖卷》,畫筆纖柔,尤有清味,夫妻二人堪稱珠聯璧合。愛屋及鳥,愛珠及橫,但珠是珠,橫是橫,我不會買橫還珠,因為我原本就是尋珠得橫。

因為仇珠,我還鏈接了清代才女詩人蔡琬。仇珠身後二百年,蔡琬小楷書錄了司馬光的《獨樂園記》,筆筆精麗,字字生香,並置為題跋,與仇珠的《獨樂園圖》合為一卷,鋪上添花。

蔡琬是八旗閩秀文學之首,讀她的一首《冬夜》,便知女詩人怎能不感念司馬光的情懷和仇珠畫筆下的故園:

耿耿蘭缸暗,沈沈夜氣清。夢回殘漏永,月在半窗明。
鄉思兼愁思,砧聲復雁聲。故園歸路杳,何日慰離情。

仇珠的畫存世稀少,每一幅畫的所在我都記得清楚。只是仇珠的這一幅《獨樂園圖》,拍賣後卻一直不知去處,忽聞重又現身洛杉磯的《仇英藝術特展》,竟令我有些時光荏苒再遇故知之感。

然而,我隱隱看見,在獨樂園的幽秘深處,有一枝紛披又纏綿的飛花,倏忽而墜,觸不可及,卻成為這座紙上的花園,最後一抹暗香疏影。

15. 已是日暮,不知歸處。各位,我們沉緬故園既久,卻還沒有把《獨樂園記》通篇讀完。殊不知,作為一個史官,司馬光在結筆處自然是精于議論的。雖然寥寥數語,卻一定是全文的點睛之筆——

誰謂君子之樂必與人共之?我的快樂便為我所獨享,因為並不可能為世人皆所向往,我也不想強加於人。當然,若必也有人肯同此樂,我一定會與子共享。

黃鍾大呂,戛然而止,金石之言,餘音不盡。原來,司馬光所言獨樂,乃是尋尋覓覓的知音之語。高山流水,百轉千迴,蒼天明月,笙磬同音。只有讀完全篇,才能終解其意。

司馬光以一篇《獨樂園記》,開筆書寫了一座紙上的花園,一座千古知音的心靈花園。千年即逝,猶見其光,司馬光的描摹之筆,便成為訪客們的共同讀本。雖然獨樂園早已成為廢園,但是,紙上的花園,清風自來,鮮花自開,明月之下,讓遊子們徜徉其間,歸去來~

此時,空中飄來司馬光的一紙《對菊》,似是與我的邀約之詩:

涼風正蕭瑟,好月復徘徊。
幽興不盡,芳樽時一開。
余英蓋紅葉,墜露濕蒼苔。
從此東籬下,應忘歸去來。

16. 歸去來,我尋到這座紙上的花園,來來往往已近十年,卻不知下一次何時才能故園重返。常常地,人生中一別就是不見,短暫的相辭可能就是永遠。

歸去來,我尋到這座紙上的花園,與故人們相見如面,驀然回首誰知那人卻在燈火闌珊。默默地,把苦酒倒在我的杯盞,孤獨的淚卻做開心的笑顏。

歸去來,歸去來,從此東籬下,應忘歸去來。